

曾使 30 万中国难民免遭日军屠戮

# 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要让历史永远留存



“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揭幕现场



接受采访 俞亮鑫 摄  
当年难民区见证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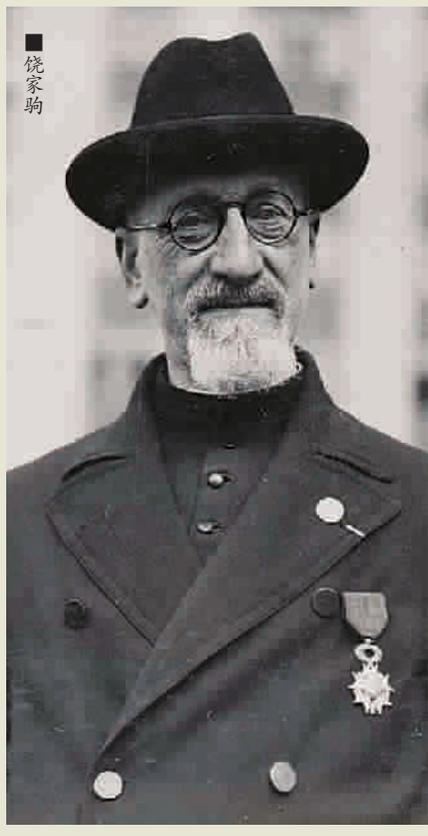
## “中国辛德勒” 不该被遗忘

挖掘上海的历史文化，其实是在寻找上海城市的精神财富。

二战时期，上海是全世界救助难民最多的城市。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，前者接纳过来自欧洲的3万犹太难民，后者让30万中国平民免遭日军的屠戮凌辱。有专家建议，两个难民区应联手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。因为它们闪烁着尊重生命、反对战争的国际人道主义光芒。

上海成为3万犹太难民的“诺亚方舟”，这段历史家喻户晓，但饶家驹创立的南市难民区知晓者并不多。《辛德勒名单》闻名世界，“中国辛德勒”饶家驹的事迹同样不能被遗忘。

俞亮鑫



饶家驹

来到上海，在上海生活了27年，曾担任过徐汇公学、震旦大学教师。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，他各方奔走，建立了南市难民区，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，难民区先后运作32个月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的历史学家丹尼尔·帕尔米耶里说，上海南市难民区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、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，创造了难民救助的“上海模式”。二战结束后，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，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去世，终年68岁。饶家驹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事业，堪称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。

### 挖掘湮没历史

南市难民区这段历史长期被湮没。2014年，“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。2015年，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的珍贵影像首次被发现，由苏智良教授任顾问的“南市难民区项目组”随即成立。两年来，该项目已采访海内外见证人及相关学者40余人，累积素材总量达70小时，并在全球范围内采集与“上海南市难民区”有关的珍贵历史影像。

在今天举行的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揭幕仪式上，一批难民代表和抢救性发掘的成果与公众见面。苏智良教授指出，有人把饶家驹称之为“上海的拉贝”和“中国的辛德勒”，这并不确切，他的地位应超过辛德勒和拉贝，因为他保护的人更多，时间也更早。

可在手机终端播放和转发的融媒体产品H5《寻找饶家驹的朋友圈》，被译配成中法英日四种文字，今天同步首发。取材于南市难民区历史的儿童绘本《口袋里的爷爷》则用“给孩子说家乡故事”的形式，向孩子们展现这段历史。

本报记者 俞亮鑫

### 我在现场

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，也是二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、规模最大的、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——上海南市难民区建立80周年，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今天上午在上海城隍庙落成并隆重揭幕。

80年前在上海建立的这一难民区，使30万中国难民免遭屠戮与饥寒，后来还作为成功范例被载入国际公约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建议，上海应将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“打包”，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。两个难民区，一座英雄城，闪烁着国际人道主义的光芒。

### 载入国际公约

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，是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后，在上海方浜路以北、民国路（今人民路）以南、毗邻法租界的地区建立的难民区。从1937年11月9日至1940年6月30日，在日军侵略者的铁蹄下，这片土地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，城隍庙、豫园、九曲桥、沉香阁、福佑路清真寺、梧桐街天主堂、小世界游乐场、万竹小学、梨园公会、珠宝业公会内挤满了难民，成为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。饶家驹的这一模式相继被南京、汉口、广州等地沿用。上海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。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签约，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作为成功经验被载入了公约。今天，该国际公约的签字国达196个。

### 创造“上海模式”

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，1913年

昨天下午，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——上海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研讨会”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评论家就如何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精品力作展开热议。大家认为，上海与井冈山、遵义、延安、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一样，是一座红色题材的富矿，值得好好挖掘。

### 尊重史料 防止硬伤

有评论家认为，艺术家要从历史资源中去认真挖掘故事，研究人物，潜心创作，做到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，打造出传世之作。现在有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对史料掌握不够，存在着不少缺陷，有的存在着明显有悖历史的硬伤。有些人物塑造过于“高大上”，不接地气，有些语言与年代不符，让人觉得虚假。有的作品没能及时汲取党史、军史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对重要历史人物、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中，观念有些陈旧、滞后。评论家们建议，应该搭建一个艺术家和党史专家积极互动的平台，让艺术家了解历史，了解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，以打造精品力作。

一些外省市评论家对上海有这么红色历史资源感到既新鲜又振奋。过去人们对上海历史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十里洋场，灯红酒绿，靡靡之音，其实这是对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误读。有评论家直言，现在有些影视作品虚构历史，躲避崇高，对上海黑社会表现过多，红色题材则缺乏力作。

有专家指出，上海有革命历史遗迹约657处，现存遗迹440处。大家说，上海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圣地，许多故事有待好好挖掘。上海的红色题材既有建党时期的开天辟地，又有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斗争；既有上海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，又有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；既有文化战线的左翼作家联盟，也有经济领域的“第三条战线”……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陈云等革命前辈都在上海留下了光辉的历史足迹。值得艺术家好好发掘、梳理，认真创作。

有评论家认为，革命历史题材既要有宏大叙事、全景式的史诗作品；也要有以小见大、人物鲜活、构思巧妙的艺术精品。

### 拒绝虚假追求真实

还有评论家指出，过去，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等红色作品影响了一代代年轻人，但现在这样的优秀作品很少见。因为创作者并不了解当年革命者的理想、情怀、人格，有些红色题材就事论事写英雄壮举，但根本没写出英雄们的真实情感，无法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呼吸，显得“假大空”。中国已进入新时代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有新的高度，才配得起新的时代。85后评论家秦谊说，参加“一大”的代表是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，他们充满激情，充满理想。她希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用年轻化的表达来吸引当代年轻人。年轻的革命者们也有爱情、有情怀、有气息、有温度，要让现在的年轻人走近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。

本报记者 俞亮鑫

# 挖掘红色富矿 无愧于新时代

专家热议如何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